

民族语文研究
情报资料集

●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编 ●

042

41.042
144
1-128.56

编辑说明

《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是关于民族语文研究方面的综合性的不定期的内部参考读物。

《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刊载国外有关民族语文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学派的综述。重要论文的翻译、摘译和译述、有关专著和期刊的介绍；并兼及与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等学术团体有关的重要活动的介绍。可供我国从事少数民族语文研究和教学人员、学习少数民族语文专业的大专院校的学生以及对语言学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本文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编委会组稿。欢迎投稿。

来稿请用行间有空的带格稿纸单面横写。译文要求附原文（原文用后退回）。字迹要求清晰，译文中出现的外文一律用印刷体；人名、书名等请先写中文，然后在括号附上外文。来稿请挂号寄送北京西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编辑组。稿件刊用后将酌致薄酬；译稿如不刊用，均负责退还。

限于资料、人力、业务水平以及印刷等方面的条件，我们的编辑工作一定会有许多缺点、错误，欢迎同志们批评帮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目 录

译 文

澳泰语系和汉藏语系有关身体部分

词接触关系的检验.....【美】J·A·马提索夫 著 (1)

王德温 译

胡 坦 校

西夏语韵图《五音切韵》的研究(中、下).....【日】西田龙雄 著 (21)

史金波 译

汉语、台语和苗瑶语.....【英】G·B·唐 纳 著 (41)

乐赛月 译

越南语和南亚语系某些语言对应词汇考.....【美】F·E·哈夫曼 著 (46)

王连清 译

日语后置词“GANIO”同蒙古语

格附加成分相比较.....【蒙】格·占巴拉苏荣 著 (69)

查干哈达 译

《鄂尔浑突厥语语法》绪论.....【土】塔·铁肯 著 (87)

李增祥 译

朝鲜语的语言学特点.....【朝】李相忆 著 (94)

赵 习 译

通古斯语.....【日】池上二良 著 (99)

王庆丰 译

宣德五 校

关于句子的基本变体.....【蒙】M·巴扎尔拉格查 著 (123)

倪申源 译

论现代蒙古语的格.....【蒙】格·占巴拉苏荣 著 (126)

姚克成 译

倪申原 校

从社会语言学看现代汉语词汇的变化.....【台】李振清 著 (130)

罗美珍 译

书 评

对李方桂《中国的语言和方言》一文的评论...【美】J·A·马提索夫 著 (136)

梁 敏 译

评福赫伯著《契丹语考》.....【西德】G·道尔弗 著 (139)

黄振华 译

人 物 介 绍

雅林小传.....众 志 译 (142)

瑟古德教授简介.....众 志 编译 (143)

珀内尔教授简介.....众 志 编译 (146)

书 目

国外有关汉藏语言、澳亚语言、南岛语言论著目录(续)

..... 乐赛月 编译 (148)

下期目录

研究突厥语和蒙古语亲缘关系问题的一些有效方法

..... [苏] B. A. 谢列勃连尼科夫 C. C. 哈尔科娃著 许浩福译

《突厥语和蒙古语研究》一书的序言..... [英] G. 克劳森著 曦耀译

女真语与蒙古语..... [美] N. 波普著 忽刺安译

朝日汉上古音比较研究..... [南朝] 辛容泰著 金淳培译

再论蒙古诸语言“i的转变”(上)..... [日] 服部四郎著 武·呼格吉勒图译

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是如何称呼老人的..... [德] 劳德·基尔甸塔斯著

陈晓云译 潘旺校

论澳泰语中的泰语例证..... [美] W. J. 格德尼著 欧阳觉亚译

古汉越语研究的初步成果..... [越] 王禄著 傅成劫译

原始台语的声调系统..... [美] 李方桂著 李树祥译 罗美珍校

原始苗瑶语构拟中的问题..... [英] G. B. 唐纳著 向日征译

越南语声调的起源..... [法] G. 欧德利古尔著 冯燕译

评《土族语中的藏语借词与古代藏语方言的演变》

..... [美] R. A. 米勒著 王青山译

评李方桂的《台语比较手册》..... [美] R. B. 琼斯著 喻翠容译

苏刊评C. H. 伊万诺夫的俄译本《福乐智慧》..... 李琪译

第18届国际汉藏语言学术会议简介..... 罗美珍编译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伯令教授简介..... 众志编译

联邦德国著名语言学家葛玛丽教授简介..... 王秀珍编译

斯特雷克博士简介..... 众志编译

国外有关汉藏语言、澳亚语言、南岛语言论著目录(续)..... 乐真月编译

澳泰语系和汉藏语系有关身体 部分词接触关系的检验

J. A. 马提索夫 著

王德温 译

胡 坦 校

1.0 绪言：对语言之间相似特征的评论

人们可以按自己的习惯来自由评论东南亚语言的复杂状况，或是为它的“繁荣”而表示赞赏，或是为它的“杂乱”而表示感叹。但正是这样的一个语言复杂地区却为精炼历时语言学上某些关键性的概念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实验室。^①东南亚是世界上大的“语言区”之一，^②在这个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由于长期的文化接触和相互移居，导致语言结构在语音、词汇、形态、句法和语义等方面大量的聚合。

当我们面临任何两种语言之间有相似特征时至少有四种假设在理论上是可能的：

(1) 偶然性：这种相似仅仅是偶然的，碰巧对上的。在任何语言学领域内要找到象这样相互能对付上的因素总是很有限的。〔（语音上）英语和现代缅甸语都有音位 θ；（词汇上）英语 die ‘死’和泰语 *taaj* ‘死’，（形态音位上）日语〔-sase-〕和原始藏缅语〔*s-〕的使役语素都是摩擦音；（句法上）泰语和英语的中心名词都可加上后置关系从句；（语义上）日语〔*aoi*〕和拉祜语〔*no*〕都是具有多种颜色词的意义，比英语的兰色和绿色合在一处的意义还要广些〕。

(2) 普遍的趋势：这种相似在许多语言中出现面很广，甚至可以说是普遍性的制约。〔（语音上）法语和缅甸语的辅音都比元音多；（词汇上）英语 *mama* 和汉语 *mha·mha* ‘妈妈’，（形态音位上）法语和缅甸语都存在着用 *shwa*（央元音）使复辅音组合分裂〔法语 *gouvernement* ‘统治、政府’，现代缅甸语 *paywe* ‘蚂蚁’，缅文 *pärwak* 来自原始彝缅语 **buw—rwak*〕；（句法上）泰语〔*thli*〕和英语〔*that*〕都有表示关系者和名物者功能的语素^③；（语义上）*brain* ‘脑子’和 *marrow* ‘骨髓’这两个词在印欧语〔俄语 *mozg* ‘脑子’，德语 *March* ‘骨髓’〕和汉藏语〔卢谢语 *thliq* ‘骨髓’，迪马萨语 *buthluq* / *ð bithlim* ‘脑子’〕中都有概念上的联系。〕^④

(3) 接触关系：这种相似是由于一种语言影响另一种语言（单向性的影响），或是相互影响（双向的或‘并合’）而产生的，这种语言上的问题反映在文化的接触中。^⑤〔（语音上）英语从法语中获得一个音素 *ʒ*，英语 *pleasure* ‘高兴’〔*pléʒər*〕来自法语 *plaisir*，英语 *garage* ‘汽车间’〔*geráz~gerábʒ*〕来自法语 *garage*；（词汇上）日语 *shabon* ‘肥皂’来自葡萄牙语 *sabao* 或 *xabao*；^⑥ 日语 *pan* ‘面包’来自葡萄牙语 *pão*；（形态音位上）英语从拉丁语中获得一条异

化规则,后缀-al和-ar分别出现在包含着-r和-l的词根之后: moral, oral对照solar, molar (来自拉丁语-alis & -aris); (句法上)依地语(Yiddish)和德语不同,人称反身代词没有屈折变化,这是受斯拉夫语的影响〔依地语ix freg zix ‘我问我自己’, du fregst zix ‘你问你自己’, 俄语ja sprasivaju sebjja, ty sprasivaes sebjja(对照德语ich frage mich, du fragst dich)]; (语义上)英语skyscraper‘摩天大楼’变成法语gratte—ciel, 德语Wolken—Kratzer。]

(4)发生学上的亲缘关系:这种相似是共同的原始母语遗留下来的特征或趋向。〔(语音上)拉祜语和阿卡语在闭音节中都有来自原始彝语两种声调的对立;(词汇上)拉丁语duo和亚美尼亚语erku ‘二’(全同源,来自于原始印欧语);(形态音位上)景颇语so—& dza—‘使役’对照缅文h—‘使役’均来自于原始藏缅语*s—;(句法上)几乎所有藏缅语族语言都是主—宾—动这样的词序;(语义上)拉祜语[ci],现代缅甸语[sei],汉语的[使]都是从一个‘给予使命’这样的动词意义发展成为一个抽象的使役助词的。]

即使从以上信手拈来的少数几个例子来看,这四种类型的关系也不能把它们看为是相互排斥的严密的范畴。我们的“共性语言学”知识还不足以使我们总能分辨清楚什么是普遍趋势,什么是偶然相似。〔如许多语言里‘蓝’和‘绿’用一个词,那么日语和拉祜语在这方面的相似是否放在(2)中比放在(1)中更适当呢?〕本文所涉及的难题在于由于长期的或古代语言的接触所产生的相似性跟发生学上有亲缘关系两者之间不易区分。举一个人们最爱用的例子,如果不是赫罗道托斯(Herodotus)偶然提到希腊语中的这个词cannabis是古老的西徐亚语(Scythian)借词的话,印欧语言学家很可能以为希腊语和拉丁语的cannabis和英语的hemp“大麻”是从原始印欧语的词根**k^{mb}*遗留下来的真正的同源词。

下面在〔2.2〕里,我们试图对亲缘关系和接触关系做一个粗略地分类。但是这种分类仅仅是一种启发式的尝试,使一个连续体呈现出分立。

1.1 微观(Micro—)、宏观(macro—)和巨观语言学(mega—linguistics)⑤

罗曼语语言学家们〔我的同事雅可夫马其尔(Yakov Maikiel)就是其中出色的一个〕沿着几代欧美学者在罗曼语言学领域所做的大量成果的路子,花时间对单独的词源学进行了精密细致的研究。除了丰富的现代罗曼语文献的书面证据外,罗曼语文学家还有大量的用拉丁语写下的长篇材料可资利用。这种语言非常接近他们所构拟的原始语言(原始罗曼语)。罗曼语文学家们的“构拟是在用牙刷刷,而不是用镐挖。”⑥他们做的是微观语言学的比较。假如要这样做的话,那么彝语的研究用一百年的时间也达不到这样的精确度。

宏观语言学则包括广泛的比较工作,它所涉及的对象已经明确为语系,象印欧语系、南岛语系、藏缅语系以致于汉藏语系。从事于此项工作的人发现了数百以至上千组的同源词,并对原始语法也有了相当的认识,尽管许多问题还悬而未决,无数的细节尚待补充。

巨观语言学以大胆和冒险为其特征,他们提出某些语言间有发生学上的亲缘关系。而这些语言的关系如此遥远,留下来的相似性似乎用其他假设(偶然性、普遍的趋势、接触关系)也能说得通。我们所知道的一个最大胆的设想是斯瓦迪希(Swadesh)提出的“世界始原母语”(protoworld)和谢飞(Shafer)提出的汉藏语和亚大巴斯卡语(Athapaskan)联结的幻想⑦有些“见解很可疑”,有些“很可能是真的”,按此顺序看下来,我们就会发现一些相当卓越而严肃的研究试图证明,比方说印欧语和闪语(‘Nostratic’),或乌拉尔语和阿尔泰语或象克劳伯(Kroeber)和萨丕尔(Sapir)提出的所谓加利福尼亚印第安语中的“奥坎语组”等〔此见解曾引起和激励了一代美洲印第安语语言学家⑧到实地去从大量尚未记录过的正在死亡的语言中收集资料〕有亲缘关系。

当然,我们现在还有白保罗(Paul K. Benedict)的“澳泰语系”构思,这也将会引起和激励未来的一代学者。

1.2 从哪儿发现语言间的亲缘关系:“核心词汇”

假如历史语言学教给我们点儿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语言结构中没有哪一部分是可以永远不动的,即使没有外界其他语言的压力时也是如此。从研究洋泾浜语和混合语中,就可以知道语言结构的任何一部分都可以从另一个语言中借入,或受到影响,或跟另一种语言的某方面相结合。^②

语言结构中究竟哪一部分最不易发生内部变化或受外部的影响,并能引导出其真正的发生学上的位置呢?乍一看似乎不可能,实则一种语言的句法和形态并不特别抵制变化,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③那么历史比较语言学历来注意的焦点关于词汇又怎么样呢?这里一切取决于你研究什么样的“语义场”(Semantic field)。

最不稳定的是“文化接触”型的词项:比方表示工艺程序和工艺品(如编织、手工艺、农业、金属制造),食品和佐料,外来的或经济上可利用的动物,有用的植物等词语。“可口可乐”这个词已经进入世界所有的语言里去了,faeb(来自于英语 Fab)在泰语里已经变成“清洁剂”的一般名称。白保罗已经探索出澳泰语系和汉藏语系语言之间这种文化上借用的迹象,识别出最早期澳泰语系向汉藏语系扩散的方向。^④

大约最不易变化的是“核心词汇”,这些词是表示人类经历的普遍概念,并不取决于文化的差异。核心词汇的概念构成语言年代学(glottochronology)方法的基础,那就是用一张有100或200个基本词的表去试测语言间的亲缘关系,不管比较什么语言都能用同一张表。这种方法应用在东南亚语系语言比较上已取得某些成效,虽然语言年代学的理论和实践受到一系列的批评,很多人对此仍持保留态度,^{⑤⑥}但还是值得把它用于东南亚语系语言,看看能产生什么结果。

我对斯瓦德希的标准词表有一点不同意见,就是语义上的不均匀性。在或多或少被认为是“基本”的200个词中,从语义领域上看可以说是个大杂烩:有数字、亲属称谓、动物名称、简单活动、身体部位、表连接和否定的逻辑关系、自然现象等等。在《藏缅语言的变化语义》(1975b)一文中,我曾对词汇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处理方法,建议比较语言学家一次只研究一个特定的语义范围,并且尽可能的要详尽。

一种语言的词汇,不管它有多么难以想像的复杂性,都可以拆成比较小的、关系分明的语义场^⑦或语义支系。由于种种理由,^⑧我觉得在研究中最丰富和最令人受到启示的部分是人(或动物)的身体。人体到处都是相同的;它也相当复杂,有许多可以命名的组成部分;构成大量有内在关系的系统和支系,它的许多内部作用也很神秘,因此不同的语言大多各自以独特的方法构成他们的身体部位命名法系统。身体部位的形状、颜色和构造多种多样,和外界各种事物可以类比联想,身体对人类至关重要,它的各部分最容易拿来做比喻。

身体部位领域的词是词汇核心中的核心,事实上可以称为核心词汇的“特种部队”!

2.0 编泰语系和汉藏语系身体部位名称的初步比较

汉语和泰语的身体部位概念在语音和语义上有几个明显相似点。这在华尔夫(Wulff)开创性的研究中早已发现了,见下例:^⑨

泰 kɛm “面颊” /上古汉 kɪm: 脸

泰 khæn “手臂” /上古汉 kien 肩

泰 phiw “表皮” /上古汉 piu 肤

泰 phii “肥胖的”	/上古汉 b'jwɛi	肥
泰 jfaw “尿”	/上古汉 nieu	尿
泰 lyad “血”	/上古汉 liwat	腓 “肠子周围的油；血祭的肉” ^②
	ǰ xjwet	血
泰 nɔɔŋ “脓”	/上古汉 nuong	脓
泰 ʔeew “腰(肉)”	/上古汉 jǎu	腰

白保罗1942年发表在《美国人类学家》杂志的一文中(后重刊在《澳泰语言和文化》附录I第438—483页上)排除了这些“有关身体部位的少数词”(第451页),并列了以下这张表(第452页)

“泰*xen ‘胳膊’/汉*kien ‘肩’; 泰*veng ‘腿’/汉*yieng ‘胫、小腿’; 泰*fa/汉*pa ‘手掌’; 泰*eu/汉*‘iǎu ‘腰, 腰(肉)’……泰*hnong/汉*nuong ‘脓’; 泰*ñiau/汉*nieu ‘尿, 撒尿’……泰*p'iu ‘表皮’, 表皮(层), /汉*piu ‘皮(肤), 皮肤’……^③身体部分基本词根如‘眼睛’、‘鼻子’等在这张表中非常缺乏”

让我们把身体部位中究竟哪些部分更基本这个有趣的问题暂时放一放。^④1942年白保罗的见解似乎认为泰语中所有这些人体部位概念的词都是借自汉语(汉藏语系>澳泰语系)。

最初发表在1967年《行为科学笔记》(后重刊在《澳泰语言和文化》第75—133页上)的《澳泰语和汉语》一文中讨论了几十个澳泰语系和汉语接触词的遗迹,其中只有五个是有关人体部位概念的,现在都处理为从澳泰语系语言进入汉语的借词(澳泰语系>汉藏语系):

“尿”(第79页);原始澳泰语*m(b)law/m(b)liaw→原始台语*ñiaw~*niaw→汉语*niog/nieu;

“肩、手臂”(第97页);原始台语*geen~kheen→古汉语kian;

“蛋”(第86页);前原始台语*khlav→原始台语*khlay→汉语lǎn “卵” ǰ d'án “蛋”(经由*dl(w)an<*dl(w)ay);^⑤

“肺”(第85页);原始台语*poot→汉语p'iwad/p'iwai “肺”;

“石灰、灰尘、粪肥”(第97、99页);原始澳泰语*k(h)wuy→台语 khon ǰ puun~fun ǰ hmon ǰ mun→古汉语xwai/g “灰、灰尘” ǰ piwǎn “粪”。

我们将看到[下面的(19)、(20)两条],列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汉语的“粪肥”和“肺”在整个藏缅语族语言中有广泛的(虽然表面上不明显)同源词,所以对这种借入的方向(假如是借贷的话)应与白保罗的推测相反。

在《汉藏语言概论》(1972)一书中,白保罗提出的从澳泰语系借到汉藏语系的40多个词源中只有一个有关人体部位概念的,即“胳肢窝”,“胳肢” *g-li ǰ *k(a)li(*265) [n.199, 第62—63]。见以下第(15)条。

现在是到了要去扩充这个研究范围的时候了,并去比较澳泰语系和汉藏语系可以构拟的身体部位词的全部素材(!)。

2.1 资料基础, 究研法, 和现在研究的目标

白保罗在讨论到他的汉藏语系在发生学上和澳泰语系“完全无关”这个见解时,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挑战:

“……怀疑者可以从‘词表’中汇集的澳泰语系语言词根和1972年白保罗的藏缅语词根(他们修改为=汉藏语系)类似的汇集作对他们有利的比较,但这种对应确实为数不多。”(《澳泰语言和文化》第136页)。

让我们采纳这个完美的建议吧！

澳泰语系方面，我采用了1975年白保罗的词表（《澳泰语言和文化》第219—427页）中大约80个与身体全部或部分有关的构拟词根作为我的基本素材。汉藏语系方面，我有我编辑的（1974—75）从40多种藏缅语词典中摘出来的一匣子有关藏缅语身体部位概念的卡片。^②另外，白保罗在1974年从高本汉《修订汉文典》、《分析词典》那里收集到汉语身体部位概念词，大大地充实了我的资料基础，提供了暂拟原始汉藏语系形式，并在许多情况下提供了藏缅语中和汉语有关联的同源词。^③

在2.2中，我试图把按照几个语音和语义的标准构拟出来的原始澳泰语和原始汉藏语词源的类似性进行分类。有些相似点看来是偶然的或令人怀疑的，但其他好些相似点似乎是反映了某种发生学上的亲缘关系。有时这种关系十分含糊（2.3），但有时又十分明显（2.4）。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对扩散的方向提出某种猜测。（既有澳泰到汉藏，又有汉藏到澳泰）。但大多数情况下，我认为要做出决定，证据尚嫌不足。在结论里（3.0）我对区别远古时代接触关系和亲缘关系的整个问题表示怀疑，即使是如此基本的象身体部位术语那样的语义范围，也很难办到。

在附录里，我提出了若干身体部位术语以外的领域中至今尚未被人们识别的澳泰语系和汉藏语系的可比较对词（Comparabilia）。^④

2.2 同源关系类型和借词关系类型

假如有一对形式，一个来自A语言，一个来自B语言，它们看起来似乎“相象”或“可比较”，那么它们彼此在历史上究竟处于何种关系还是很难说的。暂且不谈它们的相似可能纯粹出于巧合，但从理论上说还是有另外两种分类的可能性：（a）这两种形式全部或部分同源（即发生学上的关系）。或者（b）它们属于某种接触关系。

麻烦的是，同源关系和接触关系只不过是——一种程度的差别而已。不仅每种关系下面可以再分小类，而且两种概念本身也有某种程度的相互重叠。

在《藏缅语言的变化语义》（第11—65页）一文中，我对汉藏语系“词族”（Word-family）的变异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白保罗在澳泰语系里也起用了“词族”这个词，在词表中对大量的原始变体（proto-variants）构拟提出了证据，其中有原始澳泰语层，也有较为年轻的原始层，象原始台语，原始苗瑶语和原始南岛语。^⑤没有一种现代语言是不受“同族语词变异”（allofamic variation）所制约的，即指同一个词族中形态音位的变异，我的观点是：没有一种变化的原始语言由两者比较而能构思出来。一对可以比较的形式可能是“完全同源词”（即他们可能是从同一个原始变体形式传下来的）；或者他们可能仅仅是“同族语词”（allofamic cognates）（即他们可能是从同一个原始词族里不同的共存变体（co-variants）传下来的）。于是，緬文 khap “吸水”是来自原始彝语 *kap，而拉祜语 qho 同前，是来自原始彝语的 *kam。（同部位的鼻韵尾和塞韵尾的交替在藏缅语中是一个已被证实了的变异现象）。^⑥如果说象发生学同源词的语音对应也不那么准确的话，那么在非同源的“接触词”之间的语音对应就更难期望准确无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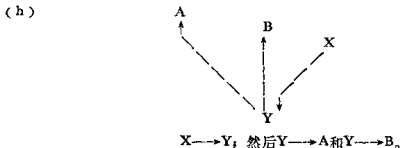
让我们拿A、B两种语言作例子，并已知这两种语言在历史上有过长期的接触。再假定A和B没有亲缘关系。^⑦那么当我们在A和B中发现看上去相似的一对形式时，就有三种历史上的可能性。即：见下表

以上三种历史上的可能性说明，要么这个形式是A语言中固有的，从A语言借入B语言（a）；要么这个形式是B语言中固有的，从B语言借入A语言（b）；要么A语言和B语言各自都有这

语言看为是原始母语，A语言和B语言是没有接触的两个子语，那么这是典型的“发生学同源词”的情况，是符合逻辑的相似。

以上(f)的情况是：A语言从B语言中借入一个词，这个词是从前B语言从X语言中借入的，(如有些借词从掸语借入拉祜语，而这些词是掸语过去从缅甸语中借入的)这一连串的借入可以追溯到很古(如：拉祜语<掸语<缅甸语<巴利语，这种情况借入是横跨四个发生学的界限的)。

以上(g)的情况是：A语言和B语言各自独立地获得一个词，这个词源于X语，但分别经由一种中间语借入的($X \rightarrow Y \rightarrow B$ ，但是 $X \rightarrow Z \rightarrow A$)。例如，缅甸语和泰语都经常从梵语中借入同一词源的词，但渠道不同。缅甸语经由孟语，泰语经由高棉语。当然，A语言和B语言也可能经由同一个中间语传入这个原始语词的。如(h)：



这就够了吗？

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东南亚史前期语言的详情。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尝试，在这种精神指导下，让我们看看在身体部位名称这个语义范围内发现的澳泰语系和汉藏语系中一些表面上相似的成分吧。

2.3 比较成分中有些可能是一些真正的澳泰语系和汉藏语系亲缘关系词，可是族变体或多种比较的可能性实在太多了。

在很多情况下研究者强烈地感到澳泰语系和汉藏语系某些构拟的身体部位词源可能是真正的亲缘关系，但是其他可能性太多了，以致很难做出精确的比较。这种形势变得更加尖锐的是由于每个语系内部早已存在着一个多样的族变体的可能性。在我们敢于着手汉藏语系和澳泰语系比较之前必须先处理好汉藏语系内部和澳泰语系内部的变体。许多构拟出来的原始澳泰语词具有两、三个音节，这就使得比较的可能性大为增加。

在这一段中我只列出了两套这种类型的形式，“手掌/脚底”和“腮/下巴/臼齿”：

(1) 手掌/脚底：原始澳泰语 * $(ta)(m)pa/p[ag]$ ，等等。(350)“手掌/脚底，一巴掌，手，五”；原始澳泰语 * $[(n)dra](m)pay(291)$ “平坦，平面，高原，地板”手掌/脚底”，原始澳泰语 * $(d)apal(291)$ “平坦，平面，脚底，脚，大腿”。

从有特点的，有点儿保守的观点出发，白保罗把它们立为三个不同的原始澳泰语词根，对它们之间可能的族变体亲缘关系未加任何评论，但是你会发现，很难相信在他的内心深处没有想使这三个形式联系起来建立某些公式，像在 *** $[(n)t/d(r)a](m)pa/[p(a(g/y/l))]$ 之下发生关系。

在汉藏语系一方，有许多认为是和原始澳泰语形式有亲缘关系的候选词，包括白保罗1942年早已提出的一些词，在《汉藏语言概论》一书中(*418)构拟为藏缅语 *pwa“手掌”。其他的可能性包括原始藏缅语 *pla ξ *pya[JAM]“手掌”(> 古隆语 yo-pla ξ ，马加尔语 hut-pya) 坦库尔那加语 paŋ-maya，图隆拉伊语 phle-mals。我们也不能排除原始藏缅语 *pak[JAMa]

“手臂,手,肩膀,翅膀”(> 米基尔语 *keŋpak* ‘脚底’。(keŋ‘腿’), 谢卢语 *kut—phaʔ* ‘脚底’, 切底语 *krut—pāk* ‘手掌’)。我们可以再设立一个原始藏缅语词根(至今在喜马拉雅语支中大多数都已被证实) **tal* ‘手掌,脚底’ [JAM] > 雅文 *t'ai-mo*, 松瓦尔语 *tā-plā*, 林布语 *tāppe* (**tal—ple-ŋ*), 卡姆语 *lap-tā* (来自 **lak* ‘手’ + **tal*), 或许拉枯语 *laʔ-tā-qo* ‘手掌’, *khi-tā-qo* ‘脚底’。这个词源我们可以和原始澳泰语 **[d] apal* (291) 联系, “括号变一下就成了”: **da[pal]*。

(2) 上下唇/下巴/白齿: 原始澳泰语 **[ba][R]a[N]qaŋ* (321) 和 **qabay* (321)。把藏缅语和这样一个华丽的三音节词根作比较所遇到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几乎令人难以描写。要在三个原始音节上下功夫真是令人望而生畏! 首先是原始藏缅语 **m—ka ǰ *s—ka* “腭” (《汉藏语言概论》*470) 对原始澳泰语构拟的 -(N) *qa-*, 其中我们可以加上原始藏缅语 *kwag* [JAW] > 切底语 *kwang* “腭”, 哈尤语 *glo—goŋ* “面颊”, 这些正好和原始台语 **gaŋ* 对上。假如我们让 “[R]” 在这个原始形式中稍数向右流动一些 (换换位或者 ‘辅音移转一下’), 这样变一下就成了 **[ba]a[N]q[R]aŋ*, 于是我们就可以着手和原始藏缅语 **gra* “面颊” [JAM] > 拉枯语 *pā—kā* “面颊”, 古隆语 *baŋ—grā*: “腭”, 卡纳瓦里语 *kya—nōl* “腭”, 哈尤语 *ra* “下巴” 挂上勾儿。一旦走得这么远, 就可以进一步和原始藏缅语 (喜马拉雅支系) 下列各词联系上。如: **s—gram* “面颊” [JAM] > 藏文 *hgram—pa* “面颊”, *mur—hgram* “腭, 腭骨” *hgram—rus* 同前; 塔芒语 *grāhm—pā* “面颊”, *grāhm—pā—sā* “白齿”, 凯克语 *dāma* “面颊”, 吉来尔语 *Dām—pā* 同前。这个 **g(r)am* 也必须与原始藏缅语 **gom* “腭, 白齿” (《汉藏语言概论》第183页) **gam* “放进嘴里去” (参看汉语 “颌” **g'am/ y'əm* “腭” 和 ‘含’ **g'əm/ y'əm* “留在嘴里”) 联系。索尔托更进一步 “简化” 了这个问题, 他引来孟高棉语 **tga* (a)m ǰ *tgom* 作比较 (索尔托 1973 著作第2页)。另一个无法避开的形式是白保罗所列的另外一个原始澳泰语词根 “握、含” (在手中, 在嘴里即 ‘一口, 一把’ (315)), 它们的形式是 **kam ǰ *gam ǰ *kam ǰ *gom ǰ *kum*)。④

假如我们再回到开头所拟的原始澳泰语 **[ba][R]a[N]qaŋ* 的话, 我们就能发现彝语中有个词根 **ba* “下巴, 面颊, 腭”: 原始彝语 **baʔ* > 缅文 *pā* “面颊”, 拉枯语 *pā—kā* “面颊”, *pā—pi—qu* “下巴”, *pā—pi—li* “面颊上的酒窝”, *pā—gǝ* “腭”; 傣语 *bā* “面颊”, 阿卡语 *bā* 同前。林布语 *yet—siŋ—bā* “下巴”, 这个词根可能就是个普通的藏缅语词根。其他可比较的还有原始藏缅语 **baŋ ǰ *bam* “面颊” [JAM] 古隆语 *baŋ—grā* “腭”, 铁丁钦语 *-pa:ŋ* “面颊”, 景颇语 *bām—bam* “面颊” (参看原始澳泰语 **ba... (N) q...* 或 **ba...ŋ*)。现在我们能把它归入原始藏缅语 **byaŋ ǰ *byal* > 卢谢语 *bia—ŋ* “面颊”, 莱佐语 *biāŋ*, 阿纳尔语 *biŋ*, 佐东语 *bia*, 库米语 *ta—beŋ*, 卡纳瓦里语 *pin*, 莱语 *bel* (都是 ‘面颊’), 纳加里语 *mi—ghām—pāl—yak* “腭” (这些词当然也能与原始藏缅语 **d—prai* ‘颌’ 相联系。)

我们还没有说透, 白保罗提出一个独特的原始澳泰语词根 **qabay* “腭”, 这个词根和藏缅语联系起来似乎是很合理的。原始藏缅语 **s—bi ǰ *s—bay* [JAM] > 独龙语 *soʔpiʔ* “下巴”, 拉枯语 *pā—pi—qu* “下巴” *pā—pi—li* “下巴上的小漩涡”, 景颇语 *shabyi* “面颊”, 拉克尔语 *bai* “面颊”, 卢谢语 *kha—be* “下巴”, 苏努瓦尔语 *dal—be* “腭”, 普诺伊语 *pi—tūn* “下巴, 脚后跟”。另外还有一组有类似元音系统的, 但不是双唇塞音, 而是双唇鼻音的藏缅语形式: 原始藏缅语 **r—may ǰ *m—ray* [JAM] > 博罗语 *ha—ra—may* “面颊骨”; 坦库尔那加语 *mai—sor* “面颊”, *makhā wui amarei* “下巴”; 緬文 *mē—rūi* “腭”, *mē—ce* “下巴”; 阿卡语 *meh, tahv* “下巴”。此外, 假如我们除去原始澳泰语 **qabay* 中两个元音之间的辅音

使它变成*qaay,我们就得到了另外一套巧妙的藏缅语可比较对词,从原始藏缅语 *r-kay[JA-M]“下巴,面颊,腭”>景颇语 n-kha n-khai(<*r-kay)“下巴,腭”,拉克尔语 ô-khai“面颊”,独龙语 mal⁴⁴ kai⁴⁴“面颊”(mal⁴⁴“脸”),梅泰语 kha-jai“面颊”(*gray<*r-gay),châi—rung“腭”(<*kray<*r-kay)。

让我们来想一想,假如我们把原始澳泰语 *qabay 的尾部音节割掉,使它变成*qab-,然后我们就能与原始藏缅语 *hap“一口,咬,猛咬”(《汉藏语言概论》*89)作比较了。索尔托在1973年文中就曾把这个原始藏缅语形式与原始孟高棉语 *haap“吃、咬”(第3页)作了比较。当然,我们也能引出一些诸如“抓住、握、闭(嘴)、咬”这样的词来(原始澳泰语 *[t] aNqap,第374页),白保罗没有试图拿这些词跟原始澳泰语 *qabay 挂上勾,我们可不要忘了汉语的“颊” *kiap/kiép ǰ *kâp/kâp“面颊,腭骨,腭”和景颇语 sokap“腭”! ⑤

2.4 澳泰语系和汉藏语系真正有关系的身体部位词:“对得好”

在这一节里,根据我的判断,澳泰语系和汉藏语系的比较是如此之妙,并且绝非牵强附会,这就可说明它们属于真正的接触关系。几乎所有这些词[除了胳膊窝(15),须毛(7)和牙(14)]在这里都是首次进行比较。有两个例证即澳泰语系和汉藏语系的“粪便”(19)和“肺”(20)过去曾比较过,但我假设的扩散方向和白保罗在《澳泰语言和文化》一文中所提出的是相对立的。

(3)嘴唇:原始澳泰语 *(m)biR/(m)biR (331)/原始藏缅语 *bur ǰ *ber [JAM]; 马加里语 bur-lin“嘴唇”,阿尔博米里语 nâb-ber 同前,米基尔语 tur-ber“下嘴唇”。还可以参看克伦语支形式:唐图语 bly,福语 phly,巴拉奇语 phlâ?,斯高语 ply [仲斯1961文](注意在克伦语支中-u-和前元之间的变化)。

(4)乳房:原始澳泰语 *nu [h] / (nu [h]) (242)/原始藏缅语 *new (《汉藏语言概论》*419),汉语的“乳” *niu/niú。

(5)颈/中间部分/中部:原始澳泰语 *(ǰ)kaɭaŋ ǰ *(ǰ)aɭaŋ ǰ *kaɭ (i)ŋ (232-3)/原始藏缅语 *m-liŋ“颈”(《汉藏语言概论》*96)。

(6)阴茎/男的:原始澳泰语 *(u)(N)q[a]ɭay (352)/原始藏缅语 *m—ɭay (《汉藏语言概论》*292)。[据了解身体禁忌部位的词在语言之间传播得最快。]

(7)须毛/头遮盖物:原始澳泰语 *(n)tsuŋkuk (337)/这个原始澳泰语词源,尤其是原始苗瑶语 *(n) tsoŋ,白保罗认为可能是来自汉语 *tsoŋ 崇 ǰ *tsuŋ 崇 (都出现在高本汉的《分解词典》中)的“借词”或“返回借词”。这个词也出现在藏缅语:雷布查语 a-tsoŋ“家禽的冠,马的鬃毛”。

(8)粪便/身体污物/肠:原始澳泰语 *(N)q[a]ɭay (271)/原始藏缅语 *k—ɭay“粪便”(《汉藏语言概论》*125)>喀林语/cis—khli“肠”,切底语 yoŋ—kli?同前,阿博尔米里语 a—ki“腹,胃,肠”,松瓦尔语 ki:“肠”。另一个可能用来作比较的是原始澳泰语 *(M)piɭa(N)qi,等。“粪便,肠”(282)。⑥

(9)尿/精液/喷出:原始澳泰语 *cirit (395)/《汉藏语言概论》一书中,他认出两个变体形式,*tsi“撒尿”(*77)和 *ziy或 *zay(原始彝语)“尿”(第30页,第90页)。除此以外,最后的齿音后缀形式也必须构拟出来: *tsin>藏文 gtsin(名词)卡瑞里语 shên—mig(动词),等等。;还有 *tsit>藏文 gtsid—pa(动词),景颇语 dxit(名词),雷布查语 jit,邦塔瓦语 tseppa(<*tset—pa),等等。为了避免别人反对这个-t是后缀一说(参看《汉藏语言概论》第98页—103页),我们还可以从喜马拉雅语支,巴里希语,和库基—钦

(在《汉藏语言概论》中没有提到)中举出另一组藏缅语形式,这些形式出现原始藏缅语的变体-ɿ: *tsir或zɿɿ *tsar或zar[JAM]。带有-i-的有:博罗语sir(动词),喀林语cer-ne(动词);坦库尔纳加语 khaŋachər(动词),əŋachir(名词),chir-pai“尿和粪”,铁丁钦语 ngachirra(名词);带有-a-的有:独龙拉伊语sār-ki(名词)/松瓦尔语cār-cā(动词),cār-na-ku(名词);巴兴语tar-ny-ky;尼瓦里语cwa(被换位<*tsra?)。

(10)头发/胡子:原始澳泰语*(n)dza[a](m)[bot](306)/原始藏缅语 *tsam(《汉藏语言概论》*73)。在《汉藏语言概论》中,注释92,白保罗为原始汉藏语拟构了一个擦擦音和塞擦音变化*tsām & sām(参照汉语‘影’[高本汉的《修订汉文典》1154 a]*sam/sam)。这种变化确实令人迷惑,然而擦擦音和塞擦音的变化,在藏缅语内部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发生在本族语的词汇材料中。^②

(11)头发/眉毛:原始澳泰语*[gu]muɿ(308)/原始藏缅语*s-mul & *s-mil(《汉藏语言概论》*2)和汉语“眉”*[m]i(w)er/mjw(ʔ)i“眉毛”(《汉藏语言概论》第173页)、“毛”*mog/māu(《汉藏语言概论》第192页)都有关系。^③

(12)体肋/肋条/胸:原始澳泰语*[ta]goR[a]ŋ & *[ta]qaRaŋ(380-1)“体肋,肋条”/缅文raŋ“胸”,raŋ-rūi“胸骨”。还有一组藏缅语形式是词尾为双唇鼻音和双唇塞音: *ram & *rap“肋,肋条”[JAM]>独龙语bɿam,卡姆语rahm,马加里语mi-rhām,坦库尔纳加语ārāp“肋”ārāp-thiŋra“肋条”。

(13)角:原始澳泰语*kɿoŋ[ɔ](317)在这里用了《汉藏语言概论》中几个藏缅语构拟,并把他们处理为分离的词源: *kruw或*kraw(*37); *ruŋ或*rwaŋ(*85);和*rwa-t(第15页,注231;第113页)。我的看法是所有这些形式是属于变体上的关系,在我的1974年著作中,设了一个词根*k-ru-ŋ(*142,注释76),其中,我现在将加上一个变体*k-rwa-ŋ(参照加罗语groŋ,博多语goŋ‘角’,迪马萨语groŋ‘角’,goroŋ,边、角(度),bogroŋ‘角(落)、角’;藏文grwa & gru‘角(度)、角(落)’,rwa & ru“角”;景颇语ā-rūŋ,缅文khrui,拉祜语khu[<原始彝语*k-ru(w)]等等)。

现在我们可以与汉语的“角”*kuk/kok“角、角(度)”、“觚”*klak/kok“鹿角”、或许还有‘觚’*giog/gji~gjeok“角形”作比较了。白保罗现在构拟为原始汉藏语*kɿwāk & *kɿāk。^④

索尔托1973年文(第3页)曾提出这个词根“在个别的藏缅语和孟高棉语方言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相互借贷情况”,他引用了一个原始孟高棉语的例子 *draŋ(参照一些带齿音前缀的藏缅语形式:依语daraŋ, takru(Melam方言))。

(14)牙/象牙:原始泰语 *ŋa & ǎa(依语),原始瑶语 *ǎa < *ŋa。白保罗在词表中没有放进这个词根,因为他在《行为科学摘记》文本(后重刊在《澳泰语言和文化》第86-87页)中早已讨论了这个词根,在《汉藏语言概论》(第137页)中把台语形式和汉语的“牙” *ŋa/ŋa与唐图(克伦)语təŋa“牙”作比较,后者暗示出一个*s-前缀。^⑤我们还可以增加以下一些形式(不在《汉藏语言概论》一书里)也表明是一个原始类型像*s-ŋa:独龙语sgu“前齿”,卢谢语ŋgho(=hjo)“象牙、牙”,姆鲁语hngou(k)同前。白保罗(《澳泰语言和文化》第86页)以为这个词根在藏缅语里是“孤立”的,他仅列出了唐图语形式,但另外还有一些可能的同源词包括卡林语*ŋa-lu,梅泰语yā,和卢谢语ya形式,(后两个形式反映出的发展过程与汉语官话的yá“牙”相似)。

(15)胳膊窝/胳膊:原始澳泰语*k[i]li(/k[i]li),等(410)/原始藏缅语*g-li(《汉藏语言概论》*265)。这是白保罗在《汉藏语言概论》注199中明确提出的一个与澳泰语有

联系的藏缅词根，拉枯语形式 $gi-li-yá$ “胳肢” (gi ‘笑’) $pè-lí-ká$ “胳肢窝”，在这里指出了 一个借词的起源。因为藏缅语固有语素 $*li/sli$ 很有规则地发展到拉枯语的 $lɔ-hɔ$ ，元音“暗化”（如： $*d-liy$ ‘弓’〔《汉藏语言概论》*463〕>拉枯语 $hɔ-ma$ ， $*g-liy$ ‘风’〔《汉藏语言概论》*454〕>拉枯语 $mɔ-hɔ$ ， $*b-liy$ ‘四’〔《汉藏语言概论》*410〕>拉枯语⁵等。）这种样子的另外一个明显的借词例子是拉枯语 $ɔ-li$ “风俗习惯、礼节”，<汉语的“理”或“礼”（官话都是 li ）。

(16) 翅膀/打/击/重击：原始澳泰语 $*(n)tab/tab$ ，等。(228-9)/各种藏缅语中“翅膀”这个词组成了词族中绝妙的复杂的一串，^④ 一个原始变体是 $*s-lap$ $\times$ $*s-dap$ > 藏文 $hlab-hlab$ “拍翅” $\times$ $ɔdad-ma$ “翅膀”。

(17) 血：对于泰语的 $lyad$ “血”这个词的来源，白保罗没有作出任何原始澳泰语的构拟，然而华尔夫〔引自易家乐 1976 年著作〕曾把它同与汉语的“血” $*yimet/xiwet$ “血”和“腥” $*liwot/liwet$ 联系起来。后面这个字在高本汉的《修订汉文典》498h 中注释为“肠子周围的脂肪”（这是高本汉构拟的上古汉语一系列的声母 $*sl-$ ，不过在 Ueda 的大字典（第1823 页）里，我找到了下面的注释：1. 血祭/肉 “用于血祭的肉”，^⑤ 2. 肠间/脂 “肠子周围的脂肪”。

白保罗对藏缅语“血”的构拟是 $*s-hwiy$ 或 $*s-hwyaw$ （《汉藏语言概论》*222），但是现在可能改为有些像 $*s-lyway-t$ 。这个 $-t$ 在汉语里像个后缀，但在泰语里这个形式像是从汉语借入的。

(18) 鳞(鱼等)：白保罗在这个范围内提出三个不同的澳泰语词根，他没有试图把它们联系起来；“壳/鳞” $*()k[]lab/l[ab]$ (318) > 台语同源异形词 $*klet$ “鱼鳞”， $*kleep$ “谷类的壳”；还有“去鳞，鳞(鱼)” $*qulap$ (370) > 台语 $*hliip$ “剥鳞或剥掉”/以及“皮肤，鳞，瘤” $*k[]lip$ $\times$ $*k[u]lip$ (382) > 台语 $kliip$ “厚，任何球茎植物的鳞”，壮语武鸣话 $kliip$ “鱼鳞”。

现在可能和原始藏缅语 $*s-lip$ “鱼鳞”[JAM] > 卢谢语 $phu-hlip$ ，米基尔语 lip ，拉克尔语 $phu-hlu$ 作直接比较，还可以和具有前置前缀的景颇语 $ʔasəp$ ， $ngá-səp$ ($ngá$ ‘鱼’)，拉枯语 $ɔ-sɛʔ$ ， $gá-sɛʔ$ ($*s-[]ip$) 作直接比较。^⑥

(19) 粪便/肠胃气胀：白保罗设立了一个原始澳泰语词根 $*pu(m) pun[u]$ (276；也在第44，97，99页上面提到) 和一系列的意思“灰尘，粉末，粪肥，石灰”，并提出和汉语的“粪” $*piwən/piuən$ — (高本汉的修订汉文典472a) “粪肥，污物”有亲缘关系。在这个语义范围内我现在已构拟了一些原始藏缅语词根和词根变体，包括原始藏缅语 $*pb/(y)e-(n)t$ [JAM] “粪便，肠胃气胀”：

a) $*p(y)e$ > 米基尔语 $phəkedo$ ，阿博尔米里语 $yé-pəpe$ ，独龙语 $pi-del$ ，阿卡语 $u_v k'a_v - pyeh_v$ ，塔芒语(马扎乌顿) $'phe$ (都是‘屁’)；^⑦ 这一组词我想大概与汉语的“屁”(官话 $p'i^4$) 有关联(不在高本汉的《修订汉文典》中，在丛刊566中)。

b) $*p(y)en$ $\times$ $*b(y)en$ > 藏文 $pe'n$ $\sim$ $p'yen$ “屁”，马加里语 ben “粪便”。

c) $*p(y)et$ > 景颇语 $hpyet-bu$ “屁”，林布语 $phep-ma$ 同前。(和后面的双唇鼻音同化了)。^⑧

另外一个词根(和上面的词根显然不同)可以把藏缅语构拟得看上去更接近于原始澳泰语的拟音：原始藏缅语 $*p/b(r/l)u(n/m)$ [JAM]：

a) $*bu$ > 景颇语 bu ， $hpyet-bu$ “屁”。

b) $*pun$ > 景颇语 $hpun$ “粪肥”，坦库尔纳加语 $phon kachung$ “屁”。

c) *brun < *blum > 藏文 brun “污物, 粪, 大便”, 塔朗语 ta : blom “粪肥”。

(20) 肺: 白保罗确立了一个原始澳泰语词根*() pots[əq] “心脏, 肺”(312), 原始台语 *poot < pot。④ 在第85页上他把台语的形式和汉语的“肺” *p' i wād / pi woi—(高本汉的《修订汉文典》501g) “肺”联系起来, 声明这个证据是“最有说服力的”, 这个词根是汉语从澳泰语中借入的。

我相信借入的方向和白保罗的主张是相反的。我想我在《藏缅语言的变化语义》(第102—111页)中已作了详尽地论述。*wap 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然而又是善于隐藏的)原始藏缅语的词根, 它的基本意思是“海绵质的, 多乳的”, 但附上多样性的前缀就产生“肺”的引用意思, (“多乳的, 海绵质的器官”[尤其是和大的、固体的肝脏对照])。这些藏缅语的变体形式包括: *s-wap(> 尼瓦里语 swa:), *s-m-wap(> 普诺伊语 ?ā-hmap), *k-s-wap(> 加罗语 kasop), *l-wap(> 基来尔语 lwa-syak), *r-wap(> 阿博尔米里语 ā-rōp), *k-l-wap(> 藏文 glo-ba), 和 *p-wap(> 切底语 pop, 拉祜语 ð-chî-phô?, 阿诺语 s1 44pu², 勃克伦语 pà'?'-θò?), *p-r-wap(> 卡林语 'swah-prap), 等。我的看法, 上古汉语 p' i wād 来自藏缅语变体形式双唇前缀 *p-wap 或 *p-r-wap, 包括双唇音韵尾 *-p > t-1 的异化, 因为声母是双唇音(这种唇音异化在汉语里完全被证实, 不过迄今所有的例子都是包含着唇音韵尾被一个软腭音代替而不是齿音, 如“风” *pium / piung [高本汉的《修订汉文典》625h])。④

台语词(象越南语 phôi?) 是当汉语异化后在某个时期从汉语借入的。

3.0 结论: 历史语义学, 语言接触, 和远古的发生学亲缘关系。

要想在东南亚相互交杂的领域语言中试图揭开接触关系的疑团, 那是一种非常吃力的工作。在现阶段, 以我们现有的学识水平想把发生学上的同源词跟“借词”区别开, 往往也不太可能。甚至某一词源我们能十分肯定它在两个语言或两个语系间曾相互借入过, 但我们也往往无法肯定是谁从谁那里借入。

不像欧德里古尔那样, 他把“肺”看为是“不必借的东西”。我觉得在任何语义领域内的任何词项对借入都是很敏感的(可是很明显, 有些语义场是“比其他的更相等”一些)。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根据词源形式的语义内容而排除词源学上借入的解释。词中间的语义的联系实在是太微妙、太曲折、太富于特性了。

人们对语音和语义比较的可信度判断力是自然地基于部分主观(赏识力和其他)标准, 使语言学家A信服的(确实, 对语言学家A来说已经百分之百地一目了然), 对语言学家B来说却不以为然。

白保罗的《澳泰语言和文化》是一本光辉的著作, 它将激励(和激怒)未来的几代语言学家。书中学识的渊博, 想象力的丰富, “突破”一般学术交流的空气等等, 使这本书在东方语言学史上成为一本经得起考验的重要著作。在这本书中可能有上千条细节上的差错, 但人们从白保罗的“错误”中学到的东西比从有些人所谓“正确的答案”中学到的东西还要多。他已经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 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线索, 提出了研究东方的新路线, 他不愧是这个领域里的革命家。

要想研讨原始词汇, 一个方法就是把它划分为若干语义领域。这就使我们能够集中注意一些界限明确的, 一套有系统相关联的形式, 从中能发现语音和语义变化模型的踪迹。词的意义和声音是经常变化的, 相互间都有出入的局面。关于认为存在一个完全一致和静止不动的原始母语概念是一种妄想, 所有现代的语言都流行着语音和语义上的变异, 它们的词汇从发生学